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汉地佛教造像 服饰研究

葛英顺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汉地佛教造像服饰研究

葛英颖 著

東華大學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地佛教造像服饰研究 / 葛英颖著.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669-1406-4

I. ①汉… II. ①葛… III. ①佛像—造像—服饰—研究—中国 IV. ①K87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7346 号

责任编辑 徐建红

封面设计 风信子

汉地佛教造像服饰研究

HANDI FOJIAO ZAOXIANG FUSHI YANJIU

葛英颖 著

出版: 东华大学出版社(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1882 号 邮政编码: 200051)

本社网址: <http://dhupress.dhu.edu.cn>

天猫旗舰店: <http://dhdxd.tmall.com>

营销中心: 021-62193056 62373056 62379558

印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 mm×1194 mm 1/16

印张: 9.5

字数: 35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69-1406-4

定价: 79.00 元

前言

佛教自公元前后由印度传入中国汉地以来,由于历史、地域、民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印度佛教文化不断被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和习俗所融合、同化,而愈来愈富有中国文化色彩和思想底蕴,其中以佛教造像服饰中的表现特征尤为显著,并成为汉地佛教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之间差异性风格特征的主要体现。

汉地佛教造像服饰文化研究结合中国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实物、雕塑及壁画上的图像为事实依据,通过汉译佛教经典和汉地高僧的经典著作中对佛教僧伽服饰与造像服饰的种种规定,以多维视野的比较方法探索汉地佛教造像服饰文化的整体特征。同时,在汉地佛教服饰与世俗服饰文化间的融合互动、矛盾冲突中挖掘汉地佛教造像所蕴藏的民族文化内涵,由此深入了解汉地佛教造像服饰文化之精髓所在。

佛教造像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长期的传承、演变与创新,最终与中国本民族艺术风格相融合,成为中国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东汉至东晋十六国时期汉地佛教造像的初传,到南北朝时期的风格丕变,到隋唐时代气度恢弘的艺术风格,再到两宋以后世风浓郁的风格转型,本书通过东汉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隋代时期、初唐至盛唐时期以及中晚唐至宋元明时期这五个重要历史阶段,佛与菩萨造像服饰风格演进过程的断代分析,向人们展示了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世俗观念与佛教文化精神,理顺了汉地佛教服饰向世俗化、本土化风格形成的完整脉络。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汉地佛教服饰規制概述	5
第一节 印度僧伽法衣初型——粪扫衣	6
第二节 法衣的形成	8
第三节 汉地僧伽法衣惯制	19
本章小结	39
第二章 佛教造像服饰的源起及样式	41
第一节 佛教造像服饰的源起	42
第二节 佛造像服饰基本特征	45
第三节 菩萨造像服饰基本特征	53
本章小结	55
第三章 东汉至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造像服饰	57
第一节 早期汉地佛教造像服饰特征	58
第二节 东汉、三国、西晋时期佛教造像服饰	61
第三节 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造像服饰	62
本章小结	69
第四章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服饰	71
第一节 北朝佛教造像服饰风格	72
第二节 南朝佛教造像服饰风格	95
本章小结	97
第五章 隋代时期的佛教造像服饰	99
第一节 佛造像服饰风格	100
第二节 菩萨造像服饰风格	104
本章小结	112
第六章 初唐至盛唐时期的佛教造像服饰	113
第一节 佛造像服饰风格	114
第二节 菩萨造像服饰风格	120
本章小结	126
第七章 中晚唐至宋元明时期的佛教造像服饰	127
第一节 佛造像服饰风格	128

第二节 菩萨造像服饰风格.....	130
本章小结.....	135
参考文献	137
后记	143

引言

对汉地佛教服饰文化关注,并与之心灵的相遇,当缘于2006年春夏之际,因工作需要,笔者到国内多所知名院校进行服装专业考察。其时正值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以大学生为主流的汉服运动,在各地有声有色地进行着。就在众人热议汉服为秦汉时期的深衣,亦或为汉唐时期的大袍时,笔者脑海中却直接跳出当今汉地高僧所穿的大袍——“海青”。记得星云大师曾经在《无声息的歌唱》里以“海青”拟人化的自述体说过:“在我们中国古代,大汉民族穿的衣服,形式上很多地方和我类似,因而很多人称呼我‘汉服’。佛教中弟子穿起我来拜佛诵经,样子很庄严美观,所以呼我为‘海青’。”^①从前不经意读过的文字,在那一刹那清晰而生动,原来佛教服饰与世俗服饰的文化是如此的贴近!这让我突然间有了强烈的欲望去探求佛教服饰文化更多的内涵。

佛教发源于印度,自公元前后由印度传入中国,迄今为止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在初传时期,必然会与中国原有的本土文化,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习俗发生一些矛盾、冲突。这一时期佛教服饰文化方面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礼义、习俗等领域,还没有上升到政治和思想方面。对于佛教来说,必须要依附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才能解决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僧祐的《牟子理惑论》一书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所关心的佛教与中国传统习俗观念的冲突问题。

比如,当时中国人对佛像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一说法并不接受,僧祐在《牟子理惑论》中给予了这样的回答:

问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何其异于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语,非实之云也”。牟子曰:“谚云:‘少所见多所怪,池塘睹駝言马肿背’。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皋陶鸟喙,文王四乳,禹耳参漏,周公背偻,伏羲龙鼻,仲尼反宇,老子日角月玄、鼻有双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异于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②

牟子把佛教加以儒化,以古代圣人相貌的传说加以说明,解答了佛教造像的常识性问题。

此外,儒家学者对于沙门不讲究服装穿着、无跪起之礼等一系列不符合儒家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的生活方式所提出的责难,牟子也广征博引地运用儒家典故——加以回答,如下所述:

问曰:“黄帝垂衣裳,制服饰;箕子陈《洪范》,貌为五事首;孔子作《孝经》,服为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原宪虽贫,不离华冠;子路遇难,不忘结纓。今沙门剃头发,被赤布,见人无跪起之礼,威仪无盘旋之容止,何其违貌服之制,乖搢绅之饰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三皇之

① 星云大师. 无声息的歌唱[M]. 台北:香海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2010:172.

② (梁)僧祐. 弘明集(卷一)[M]. 大正藏:第52册.

时,盒肉衣皮,巢居穴处,以崇质朴;岂复须章黼之冠,曲裘之饰哉?然其人称有德而孰疵,允信而无为。沙门之行,有似之矣。”

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随碧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惑乎?^①

上面提到的问题,真实地反映了汉地佛教初传时,儒佛两家的矛盾、冲突关系。对于儒家学者提出的种种非难和指责,牟子都以儒家观点一一加以回答,并巧妙运用佛教理论去迎合儒家思想,持有同时尊奉儒、佛两家的态度,认为二者是“金玉不相伤,随碧不相妨”。牟子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信奉佛教的士大夫们的普遍状况,对于佛学的繁荣和佛教服饰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佛学迅即与魏晋玄学合流,形成一代学风,并逐渐成为隋唐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思潮,隋唐兴起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便是融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后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在玄学思潮下,一些文人和士族寻求自我的超脱和精神的释放,着装风格呈现宽衣大袖、袒胸露臂的“褒衣博带”式特征,这种风格特征很快就影响到佛教僧伽大衣的披着样式,并成为当时佛教造像服饰的主要风格。

佛教在汉地演进过程中,不断受到中国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及审美观影响,在义理、戒律、服饰、寺庙建筑等各个层面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色彩。此外,在多数发展阶段都能够得到统治者和贵族的支持和提倡。政权的支持,无疑是促进佛教迅速发展,推进僧伽常服流行,并带动佛教造像服饰世俗化、本土化的重要因素。

^① (梁)僧祐,弘明集(卷一)[M].大正藏:第52册.

第一章

汉地佛教服饰規制概述

中国佛教造像源自古印度佛像,而古印度佛像的着装制式又是源于释迦对弟子日常着装规制的约束,因此,通过律典深入了解僧衣的各种形式,是探寻中国佛教造像服饰起源、变化与发展的必然路径。

第一节 印度僧伽法衣初型——粪扫衣

所谓“粪扫衣”，并非专指沾染粪尘的破旧衣物，而是泛指俗家人丢弃在垃圾堆或墓地等处废弃不用的衣服和各种破旧布片，由比丘^①们拣拾来后加以洗涤、修补后缝制而成的干净僧衣，因此，又称为衲衣。综合目前佛教典籍资料可知，粪扫衣是印度早期出家修苦行者的共同衣着。佛教成立后的早期出家僧人同样也是以粪扫衣作为其日常衣着。

在南传律藏“僧残”一节中，曾记载了提婆达多向佛请求严格实行“五事”，为佛所拒绝的事情。“五事”之一就是要求僧人只穿“粪扫衣”，不能接受居士所施的“衣服”^②，意在治贪，拒绝一切物质贪念。大唐翻经沙门慧琳在《一切经音义·大宝积经》卷二中对粪扫衣做出比较完整的解读：

粪扫衣者，多闻知足上行比丘常服衣也。此比丘高行制贪，不受施利，舍弃轻妙上好衣服，常拾取人间所弃粪扫中破帛，于河涧中浣濯令净，补纳成衣，名粪扫衣，今亦通名衲衣。^③

佛陀什、竺道生等译的《五分律》卷二十一《衣法》中又针对粪扫衣的种类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如下：

诸比丘不知有几种粪扫衣，以是白佛。佛言：“粪扫衣有十种：王受位时所弃故衣、冢间衣、覆冢衣、巷中衣、新嫁女所弃故衣、女嫁时显节操衣、产妇衣、牛嚼衣、鼠咬衣、火烧衣。”^④

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译的《四分律》卷第三十九《衣捷度》中对粪扫衣的种类也有与《五分律》大致相同的记载，如下：

时有比丘得牛嚼衣白佛，佛言：“听取用”；时有比丘得鼠啮衣白佛，佛言：“听取用”；有比丘得烧衣白佛，佛言：“听取。”粪扫衣有十种：牛嚼衣、鼠啮衣、烧衣、月水衣、产妇衣、神庙中衣、若鸟衔风吹离处者冢间衣、求愿衣、受王职衣、往还衣，是谓十种粪扫衣。^⑤

其中，“女嫁时显节操衣”是指初夜时处女膜破裂所致的血染衣；“产妇衣”是指女人生产时的血染布；“月水衣”是指女人生理期使用的月经布；“受王职衣”是指王受位后所弃的旧衣；“往还衣”则是指包裹死人的衣料。

另外，后秦弗若多罗译的《十诵律》卷第二十七中也依据粪扫衣的出处，将其概括为四种，并做出相应解释，如下：

① 佛教指和尚，梵语 bhikṣu 的音译。

② 参见《汉译南传大藏经》之《律藏一·经分别一》第 238 页，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0。

③ 《一切经音义·大宝积经》（卷二）[M].（唐）慧琳，译. 大正藏：第 54 册。

④ 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M].（南朝·宋）佛陀什，（南朝·宋）竺道生，等译. 大正藏：第 22 册。

⑤ 四分律（卷三十九）[M].（后秦）佛陀耶舍，（后秦）竺佛念，等译. 大正藏：第 22 册。

从今听畜粪扫衣四种,何等四种?一、冢间衣;二、出来衣;三、无主衣;四、土衣。何等冢间衣?有衣裹死人弃冢间,是为冢间衣;何等出来衣?裹死人衣,持来施比丘,是为出来衣;何等无主衣?若聚落中、若空地衣不属他,若男子、若女人、若黄门、若二根,是为无主衣;何等为土衣?有巷陌中若冢间,若粪扫中有弃弊物,是为土衣。^①

依据卷中的释解可知,“冢间衣”就是用来缠裹尸体后遗弃在坟间的衣料;“出来衣”,是指缠裹尸体后保留下来再布施给比丘的衣料;“无主衣”,是指散丢在村间角落及空地上无人认领的衣料;“土衣”,则是俗家人丢弃在街口小巷、坟冢之间或垃圾堆中的衣料。

佛祖的规定,意在遏制出家僧人的贪念,并益于道心的精进。北凉沙门释道龚所译的《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四中,通过佛对话迦叶的方式记载了畜粪扫衣的福德,如下:

粪扫衣是法幢,以大仙人故,是姓以圣人故,是安住以圣种故,是专念以善法仪式故,是善护以戒众故,是向门以定众故,是安住以慧众故,是身以解脱众故,是顺法以解脱知见众故。

如是畜粪扫衣得大福德,无所希求无所贪着,能离慢心能舍重担。^②

对于修头陀行的僧人来说,穿粪扫衣有很多益处。比如,容易得到,又不会引起贪念;不必与居士经常来往、阿谀奉承,利于修道等。《十住毗婆沙论·解头陀品》中明确记载:

粪扫衣有十利:一、不以衣故与在家者和合;二、不以衣故现乞衣相;三、亦不方便说得衣相;四、不以衣故四方求索;五、若不得衣亦不忧;六、得亦不喜;七、贱物易得无有过患;八、是顺行初受四依法;九、入在粗衣数中;十、不为人所贪着。^③

《十住毗婆沙论》卷十四中又针对居士施衣和粪扫衣(侧重粪扫衣)提到了十种利处,从修道角度理解,颇有深意。如下:

一、以惭愧故;二、障寒热蚊蛇毒虫故;三、以表示沙门仪法故;四、一切天人见法衣恭敬、尊贵如塔寺故;五、以厌离心着染衣,非为贪好故;六、以随顺寂灭,非为炽然烦恼故;七、着法衣有恶易见故;八、着法衣更不须余物庄严故;九、着法衣随顺修八圣道故;十、我当精进行道,不以染污心于须臾间着坏色衣。^④

① 十诵律(卷二十七)[M].(后秦)弗若多罗,(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正藏:第23册.

② 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十四)[M].(北凉)道龚,译.大正藏:第11册.

③ 十住毗婆沙论(卷十六)[M].(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正藏:第26册.

④ 十住毗婆沙论(卷十四)[M].(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正藏:第26册.

第二节 法衣的形成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出家僧人日益增多,单纯从垃圾堆、墓地等处拣拾的衣料远不能够解决数以千计僧人的穿着。于是,除了粪扫衣外,又出现了施衣,即信众所供养的居士衣,也称作檀越施衣。通过提婆达多曾经建议佛禁止穿居士施衣的记载可以确定,施衣很早就出现了。施衣的来源有两种:一是“衬施”,是指有些斋主以饮食请僧供养时,斋供完毕后,除了请僧说法,还会在供斋的同时,一人供献一块布,此称之为“衬”。布的质料和大小没有限制,均视斋主个人财力及其发心程度而定,大多数出家人须积攒多家斋主的衬施,才能够做成一件衣服。二是“单施”,是指一家斋主的布施便可以做成衣服。后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罗译的《十诵律》卷第二十七中记载了一个名为耆婆的宫廷医师将一件名贵的衣服供养佛陀,同时又提出愿佛陀听任比丘接受信徒供养的衣服,佛陀默然同意。如下:

耆婆持深摩根衣价直百千,欲奉上佛。头面礼足一面立,白佛言:“我治王大臣皆与我愿,今日治佛,愿世尊赐我一愿。”佛告耆婆:“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已过诸愿。”白佛言:“可得愿与我。”佛告耆婆:“汝索何等愿?”耆婆言:“大德!是深摩根衣价直百千,愿佛受着,怜愍故。”佛默然受。知佛默然受,即以深摩根衣价直百千上佛,头面礼佛足而去。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告诸比丘:“今日耆婆与我价直百千深摩根衣。从今日听若有施比丘如是衣者,得随意取着;从今日若比丘欲着槃藪衣,听着;若欲着居士施衣,亦听着。”^①

但在佛陀时代,布料远比饮食贵重得多,因此,尽管有“单施”的机会,但初期并不常见。

之后随着僧团的进一步壮大,僧人在衣着上逐渐带来更多的问题。首先因为僧人无论是穿粪扫衣,还是檀越施衣,均为随缘而受,拾拣到什么类型的衣服、布料或者信徒施舍了什么样的衣服都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因此,僧人的着装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无法与外道区别开来。其次,杂乱的服装也不宜于保持出家人的威仪。在《十诵律》中有记载瓶沙王曾经误把外道梵志当成了出家僧人的典故,瓶沙王欲行礼拜,被大臣即时劝止。因此,瓶沙王向佛提出了一个要求:“愿令僧衣与外道衣异。”于是,佛从近山脚下齐整的稻田畦畔造型得到启发,命阿难依此样式设计制作了法衣:

是时,近山有好稻田畦畔齐整,佛告阿难:“汝见彼稻田畦畔齐整不?”答言:“见。”佛告阿难:“此深摩根衣能法此田作衣不?”阿难言:“能。”即以衣与阿难,阿难受已小却,即割截簪缝中脊衣叶,两向收袈,展张还奉佛。佛赞:“善哉!善哉!此衣割截如是作应法。”佛从南山国土持衣钵向王舍城,到已,以是因缘集僧。集僧已,告诸比丘:“从今日听着割截衣,不着割截衣不得入聚落,若入,得突吉罗罪。”^②

① 十诵律(卷二十七)[M].(后秦)弗若多罗,(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正藏:第23册.

② 十诵律(卷二十七)[M].(后秦)弗若多罗,(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正藏:第23册.

释义如下：

一次，佛陀同阿难在王舍城南方经行时，见路边稻田阡陌纵横，畦畔分明，受到其形状的启发，便让阿难教僧伽们依此型制，将僧人们所着衣服分别以五条、七条、九条为标准条数，剪裁成长方或正方形的田畦状，再重新缝制成衣。依其裁剪样式，称为“田相衣”、“水田衣”或“割裁衣”。经过剪裁分割后的僧人服装，避免了被贼人盗抢，还避免了与外道混淆。从此，僧人的着装有了明确的规定。出家人统一穿着如稻田般的“割裁衣”作为标志，表明出家人的身份。在离开僧团到村落的时候必须穿着，否则就会犯突吉罗罪。

对于出家人拥有衣服的数量，佛也作了规定，如下：

佛知诸比丘畜多衣，多衣妨行道，欲作齐限。告阿难言：“吾欲向维耶离国游行。”阿难受勅寻从。既到会值冬节，八夜寒风破竹。佛时着一割裁衣，初夜空地经行，初夜过中夜来，佛身寒，告阿难：“持第二割裁衣来。”阿难即取衣授佛。佛取衣着，中夜空地经行，中夜过后夜来，佛身寒，告阿难：“持第三割裁衣来。”阿难即授衣。佛取衣着，空地经行。佛思惟：“诸比丘尔所衣足。”是夜过已，佛以是因缘集僧。集僧已，告诸比丘：“从今听三衣，不应少不应多，若少畜得突吉罗罪，若多畜得尼萨耆波逸提罪。”^①

佛陀根据亲身感受，认为三件衣足可抵御冬天严寒。于是召集众弟子宣布，从今以后，出家人只可蓄存三衣，不可多置一件，但也不可以少于三件衣，否则会因此获罪。此规定在律法中明确提到：“不应少不应多，若少畜得突吉罗罪，若多畜得尼萨耆波逸提罪”。“波逸提”意译为烧煮堕落之义。《毗尼关要》卷第六中注解：

犯此罪者，堕在地狱傍生饿鬼恶道之中，受烧煮苦。又此罪若不殷勤说除，便能障碍。^②

一、三衣的分类

法衣，由衣数得名“三衣”，衣色得名“袈裟”。依据三衣的型制与功用，由内而外具体分为五条衣、七条衣和九条衣三层穿着，均由旧衣料裁割，重新缝制为“稻田相”，喻意佛门如贮水育苗之功德。其中，“条”为田块，“叶”为田埂（布与布之间的重叠部分，皆是上布压下布），三衣四边需修剪整齐，以窄布包裹边缘缝合，制作完成后于三衣表里两面施钩纽。

三衣具体分类如下：

第一种：五条衣，梵语“安陀会”，旧译“安坦婆娑(antarvasa)”，是用五条布料缝合而成，具体是将一块布纵向裁成五条，每一条再横向裁为一长一短，共计十隔制作而成，是三衣中最小的一件(图 1-1)。主要是在日常非宗教性质的劳作、行路及起卧时，作为贴身的衬衣穿用，因此可意译为“院内道行杂作衣”“下衣”“作务衣”“内衣”“中宿衣”“中著衣”等。

① 十诵律(卷二十七)[M]. (后秦)弗若多罗, (后秦)鸠摩罗什, 译. 大正藏: 第 23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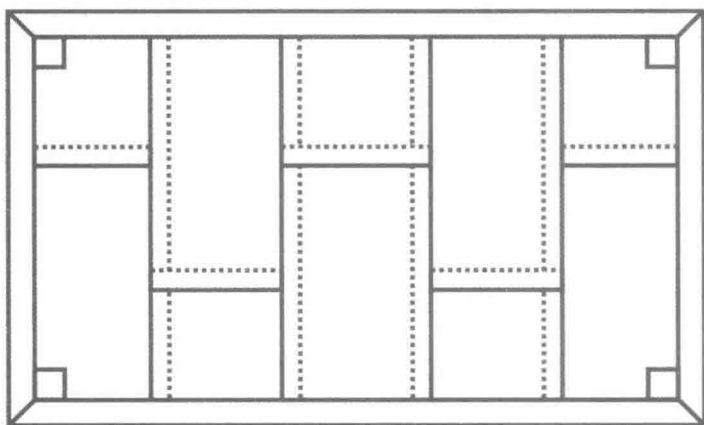
② (清)德基. 毗尼关要(卷六)[M]. 卮新纂续藏经: 第 40 册.

五条衣有两种尺寸规格,一种竖二肘,广五肘;另一种竖二肘,广四肘。后者为“守持衣”的尺寸,守持的最低限度是能盖住“三轮”,即上盖肚脐,下掩双膝。在义净法师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十中记载如下:

安坦婆娑复有二种。何谓为二?一者:竖二肘横五肘;二者:竖二横四。此谓守持衣,最后之量。此最下衣量限盖三轮(上但盖齐,下掩双膝。若肘长者则与此相当,如臂短者不及于膝,宜依肘长为准)。^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七中亦有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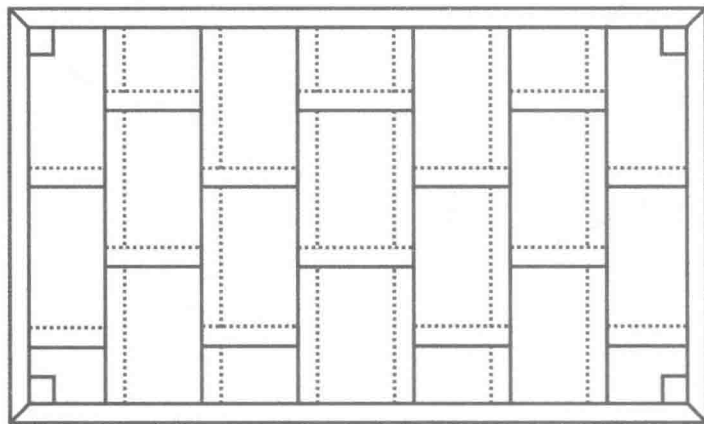
图 1-1
五条衣(参考元照
《佛制比丘六物
图》绘制)



复有二种安坦婆娑:竖二横五;竖二横四。若极下安坦婆娑,但盖三轮,是持衣中最小。^②

第二种:七条衣,梵语“郁多罗僧”,旧译“嗢呬罗僧伽(uttarasanga)”,可意译为“上衣”,是用七条布料缝合而成。具体方法是将一块布裁成七条,每一条再裁为两长一短,共计二十一隔制作而成(图 1-2)。“七条衣”在三衣中最为常用,尤其在礼

图 1-2
七条衣(参考元照
《佛制比丘六物
图》绘制)



① 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十)[M].(唐)义净,译.大正藏:第24册.

②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十七)[M].(唐)义净,译.大正藏:第23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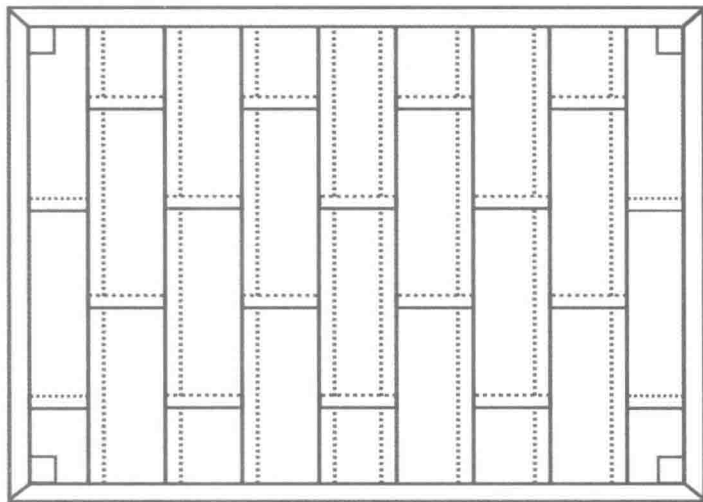
佛、忏悔、布萨(即诵戒)、做早晚课,诵经闻法及用餐等集体活动时都披此上衣,也因此得名“入众衣”。同时,又因它在三衣中居中位,还可称之为“中价衣”或“中偕衣”。

第三种:九条衣,梵语“僧伽黎”,旧译“僧伽胝”(samghati),此衣又称“祖衣”“大衣”^①,在三衣中规格最高,通常在入王宫或聚落时穿着,因此,还可称之为“入王宫聚落衣”。按拼接条数,有“三位九品”之分。“三位”是上、中、下三位,“九品”则是每位再分上、中、下三品,共九品,由九条至二十五条不等的布料缝合而成。《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七记载如下:

具寿邬波离请世尊曰:“大德,僧伽胝衣条数有几?”佛言:有九。何谓为九?谓九条、十一条、十三条、十五条、十七条、十九条、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二十五条。其僧伽胝衣初之三品,其中坛隔两长一短,如是应持;次之三品三长一短;后之三品四长一短。^②

由此可知,“三位九品”具体包括:“下下品”九条、“下中品”十一条、“下上品”十三条,此下三品每条都是两长一短;“中下品”十五条、“中中品”十七条、“中上品”十九条,此中三品每条都是三长一短;“上下品”二十一条、“上中品”二十三条、“上上品”二十五条,此上三品每条都是四长一短。从“下下品”至“上上品”,隔数由二十七隔至一百二十五隔不等(图 1-3)。

图 1-3
“下下品”九条衣
基本型制(参考元
照《佛制比丘六物
图》绘制)



九条衣的名称是从“下下品”九条概括而来。通常在外出游化、出入村庄及进入王宫等重要的交往场合中穿用,属于佛门最正规的服装,根据其特征和功用,还可意译为“重衣”“复衣”“高胜衣”“杂碎衣”“入王宫聚落衣”等。“杂碎衣”是因其在三衣中布料的拼接条数最多,故得此名。^③

① 后文中出现的“大衣”均特指三衣中的僧伽黎,即九条衣。

②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十七)[M].(唐)义净,译,大正藏:第23册。

③ 白化文. 汉化佛教参访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05:235。